

汉魏丛书

漢魏丛书

論衡卷四

書虛篇

世信虛妄之書。以爲載於竹帛上者。皆賢聖所傳。無不然之事。故信而是之。諷而讀之。睹真是之傳。與虛妄之書相違。則并謂短書不可信用。夫幽冥之實。尚可知。沈隱之情。尚可定。顯文露書。是非易見。籠總并傳。非實事用精。不專無思於事也。夫世間傳書諸子之語。多欲立奇造異。作驚目之論。以駭世俗之人。爲譎詭之書。以著殊異之名。傳書言延陵季子出游。見

路有遺金。當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。季子呼薪者曰。取彼地金來。薪者投鎌於地。瞋目拂手而言曰。何子居之高。視之下。儀貌之壯。語言之野也。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。豈取金者哉。季子謝之。請問姓字。薪者曰。子皮相之士也。何足語姓名。遂去不顧。世以爲然。殆虛言也。夫季子恥吳之亂。吳欲其立以爲主。終不肯受。去之延陵。終身不還。廉讓之行。終始若一。許由讓天下。不嫌貪。封侯伯。夷委國。饑死不嫌貪。刀鉤廉讓之行。大可以況小。小難以況大。季子能讓吳位。何嫌

貪地遺金。季子使於上國。道過徐。徐君好其寶劍。未
之卽予。還而徐君死。解劍帶冢樹而去。廉讓之心。恥
負其前志也。季子不負死者。棄其實劍。何嫌一叱生
人。取金於地。季子未去吳乎。公子也。已去吳乎。延陵
君也。公子與君出有前後。車有附從。不能空行於塗
明矣。旣不耻取金。何難使左右而煩披裘者。世稱柳
下惠之行。言其能以幽冥自修潔也。賢者同操。故千
歲交志。置季子於冥昧之處。尚不取金。況以白日前
後備具。取金於路。非季子之操也。或時季子實見遺

金隣披裘薪者。欲以益之。或時言取彼地金。欲以予薪者。不自取也。世俗傳言。則言季子取遺金也。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。孔子東南望吳閭門。外有繫白馬。引顏淵指以示之。曰。若見吳閭門乎。顏淵曰。見之。孔子曰。門外何有。曰。有如繫練之狀。孔子撫其目而正之。因與俱下。下而顏淵髮白齒落。遂以病死。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。彊力自極。精華竭盡。故早夭死。世俗聞之。一有皆以爲然。如實論之。殆虛言也。案論語之文。不見此言。考六經之傳。亦無此語。夫

顏淵能見千里之外。與聖人同。孔子諸子何諱不言。
蓋人目之所見。不過十里。過此不見。非所明察遠也。
傳曰。太山之高。巍然去之百里。不見。蟬螺遠也。案魯
去吳千有餘里。使離朱望之。終不能見。况使顏淵何
能審之。如才庶幾者。明目異於人。則世宜稱亞聖。不
宜言離朱。人目之視也。物大者易察。小者難審。使顏
淵處閭門之外。望太山之形。終不能見。况從太山之
上。察白馬之色。色不能見明矣。非顏淵不能見。孔子
亦不能見也。何以驗之。耳目之用均也。目不能見百

里則耳亦不能聞也。陸賈曰：離婁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內。師曠之聰不能聞百里之外。閭門之與太山非直帷薄之內百里之外也。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脉而死。舉鼎用力力由筋脉。筋脉不堪絕傷而死。道理宜也。今顏淵用目望遠望遠目睛不任宜盲眇。髮白齒落非其致也。髮白齒落用精於學勤力不休氣力竭盡故至於死。伯奇放流首髮早白。詩云：惟憂用老。伯奇用憂而顏淵用睛。覲望倉卒安能致此。儒書言舜塋於蒼梧禹塋於會稽者巡狩年老道死邊。

王。聖人以天下爲家。不別遠近。不殊內外。故遂止塋。夫言舜禹實也。言其巡狩虛也。舜之與堯俱帝者也。共五千里之境。同四海之內。二帝之道相因。不殊堯典之篇。舜巡狩。東至岱宗。南至霍山。西至太華。北至恒山。以爲四嶽者。四方之中。諸侯之來並會。嶽下幽深遠近。無不見者。聖人舉事求其宜適也。禹王如舜。事無所改。巡狩所至。以復如舜。舜至蒼梧。禹到會稽。非其實也。實舜禹之時。鴻水未治。堯傳於舜。舜受爲帝。與禹分部行治。鴻水堯崩之後。舜老亦以傳於禹。

舜南治水死於蒼梧。禹東治水死於會稽。賢聖家天下故因葬焉。吳君高說會稽本山名。夏禹巡狩會計於此山。因以名郡。故曰會稽。夫言因山名郡可也。言禹巡狩會計於此山虛也。巡狩本不至會稽。安得會計於此山。宜聽君高之說。誠會稽爲會計。禹到南方何所會計。如禹始東死於會稽。舜亦巡狩至於蒼梧。安所會計。百王治定則出巡。巡則輒會計。是則四方之山皆會計也。百王太平升封太山。太山之上封可見者七十有二。紛綸湮滅者不可勝數。如審帝王巡

狩則輒會計。會計之地。如太山封者。四方宜多。夫郡國成名。猶萬物之名不可說也。獨爲會稽立歟。周時舊名吳越也。爲吳越立名。從何往哉。六國立名。狀當如何。天下郡國且百餘。縣邑出萬。鄉亭聚里。皆有號名。賢聖之才莫能說。君高能說會稽。不能辯定方名。會計之說未可從也。巡狩考正法度。禹時吳爲裸國。斷髮文身。考之無用。會計如何。傳書言舜塋於蒼梧。象爲之耕。禹塋會稽。鳥爲之曰。蓋以聖德所致。天使鳥獸報祐之也。世莫不然。考實之殆虛言也。夫舜禹

之德不能過堯。堯塋於冀州。或言塋於崇山。冀州鳥獸不耕。而鳥獸獨爲舜禹耕。何天恩之偏駁也。或曰。舜禹治水。不得寧處。故舜死於蒼梧。禹死於會稽。勤苦有功。故天報之。遠離中國。故天痛之。夫天報舜禹。使鳥田象耕。何益舜禹。天欲報舜禹。宜使蒼梧會稽常祭祀之。使鳥獸田耕。不能使人祭。祭加舜禹之墓。田施人民之家。天之報祐聖人。何其拙也。且無益哉。由此言之。鳥田象耕。報祐舜禹。非其實也。實者蒼梧多象之地。會稽衆鳥所居。禹貢曰。彭蠡既豬。陽鳥攸

居。天地之情。鳥獸之行也。象自蹈土。鳥自食苹。土蹶草盡。若耕田狀。壤靡泥易。人隨種之。世俗則謂爲舜禹田海陵。麋田若象耕狀。何嘗帝王莖海陵者邪。傳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。煮之於鑊。乃以鴟夷檮投之於江。子胥恚恨。驅水爲濤。以溺殺人。今時會稽丹徒大江。錢唐浙江。皆立子胥之廟。蓋欲慰其恨心。止其猛濤也。夫言吳王殺子胥。投之於江。實也。言其恨恚。驅水爲濤者。虛也。屈原懷恨。自投湘江。湘江不爲濤。申徒狄蹈河而死。河水不爲濤。世人必曰屈原申

徒狄不能勇猛。力怒不如子胥。夫衛蒍子路而漢烹
彭越。子胥勇猛。不過子路。彭越然。二士不能發怒於
鼎鑊之中。以烹湯菹汁。潘澁旁。人子胥亦自先入鑊
乃入江。在鑊中之時。其神安居。豈怯於鑊。湯勇於江。
水哉。何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。且投於江中。何江也。
有丹徒大江。有錢唐浙江。有吳通陵江。或言投於丹
徒大江。無濤。欲言投於錢唐浙江。浙江山陰江上虞
江皆有濤。三江有濤。豈分橐中之體。散置三江中乎。
人若恨恚也。仇讐未死。子孫遺在可也。今吳國已滅。

夫差無類。吳爲會稽。立置太守。子胥之神復何怨苦。爲濤不止。欲何求索。吳越在時。分會稽郡。越治山陰。吳都今吳。餘暨以南屬越。錢唐以北屬吳。錢唐之江。兩國界也。山陰上虞在越界中。子胥入吳之江爲濤。當自上吳界中。何爲入越之地。怨恚吳王。發怒越江。違失道理。無神之驗也。且夫水難驅。而人易從也。生任勦力。死用精魂。子胥之生。不能從生人營衛其身。自令身死。勦力消絕。精魂飛散。安能爲濤。使子胥之類數百千人。乘船渡江。不能越水。一子胥之身。煮湯。

鑊之中。骨肉糜爛。成爲羹菹。何能有害也。周宣王殺其臣杜伯。趙簡子殺其臣莊子義。其後杜伯射宣王。莊子義害簡子。事理似然。猶爲虛言。今子胥不能完體。爲杜伯子義之事。以報吳王。而驅水往來。豈報讐之義。有知之驗哉。俗語不實。成爲丹青。丹青之文。賢聖惑焉。夫地之有百川也。猶人之有血脉也。血脉流行。汎揚動靜。自有節度。百川亦然。其朝夕往來。猶人之呼及氣出入也。天地之性。上古有之。經曰。江漢朝宗于海。唐虞之前也。其發海中之時。漾馳而已。入三

江之中殆小淺狹。水激沸起。故騰爲濤。廣陵曲江有
濤。文人賦之。大江浩洋。曲江有濤。竟以隘狹也。吳殺
其身。爲濤廣陵。子胥之神。竟無知也。溪谷之深。流者
安洋。淺多沙石。激揚爲瀨。夫濤瀨一也。謂子胥爲濤。
誰居溪谷爲瀨者乎。案濤入三江。岸沸踊中央。無聲。
必以子胥爲濤。子胥之身聚岸。灌也。濤之起也。隨月
盛衰。小大滿損不齊同。如子胥爲濤。子胥之怒以月
爲節也。三江時風揚疾之波。亦溺殺八。子胥之神復
爲風也。秦始皇渡湘水。遭風。問湘山何祠。左右對曰。